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

十八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五十三

鮮于諫議洗行狀

學士秦

觀

公諱洗字子駿其先成湯之裔箕子封于朝鮮于仲食采於于爲鮮于氏世家漁陽唐初詔爲閬州刺史歿于官子孫家焉遂爲閬中人開元時仲通叔明節制兩川叔明以功賜姓李氏後復故姓於公十二世祖也曾祖演祖瓘皆不仕父至自號隱居先生爲蜀名儒以公贈金紫光祿大夫母趙氏追封安德郡太夫人公自少莊重不苟力學有文鄉黨異之年二十登景祐五年進士科調京兆府灤陽縣主簿到官數月丁外艱服除授江陵府右司理參軍慶曆中天下大早有詔中外臣寮實封言事公上書推災變所興有四一曰言不從二曰厥咎僭三曰欲得不明四曰上下皆蔽言甚切直移歙州歙縣令歙俗喜訟善持吏長短吏稍繩以法輒得罪去公爲黜又嘗攝婺源其治皆爲諸邑最豪強畏之改著作佐郎知河南府伊闕縣事遷秘書丞通判黔州未行改通判綿州左綿遠郡自守將已下皆日課吏卒供薪炭芻豆蔬菓而贏取其直公到悉罷之守將已下聞之亦罷其風遂絕清獻趙公使蜀首薦之朝轉屯田員外郎賜五品服 英宗初爲皇嗣公上疏言儲號未正措置未宜今 皇嗣初定未聞選經術識慮之士以擁護羽翼乞妙選賢德以爲官僚 陛下清躬少寢食不順朝夕左右固惟婦寺頭復漢侍中之職令二府番休宿衛覃恩遷都官員外郎通判保安軍何公郊帥永興辟公簽書其節度判官廳公事改職方員外郎覃恩轉屯田郎中代選用三司使薦除蔡河撥發 神宗初即位詔中外直言闕失公應詔言十六事其目曰納諫諍以輔德訪多士以圖治嚴法令以制世崇節儉以富民明黜陟以考實去貪暴以崇厚重其諫以委任選監司以督姦闕守宰以求治謹遷易以去弊重根本以固國復選卒以澄源申武備以警武備軍旅以除患謹邊防以重內練將帥以禦戎其末曰願 陛下事兩宮以孝待大臣以禮侍從知其邪正近習防其姦士 上愛其文出示御史中丞騰元發曰此文不減王陶王陶東宮舊臣

上所信重故以公擬之而陶亦雅相知嘗薦公明經術知治躰切直不阿宜備顧問後爲三司使又奏爲其判官不從熙寧初有詔侍從之臣各奉所知范蜀公時爲翰林學士以應詔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執政有沮議者上曰鮮于某有文學執政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有章疏在執政乃不敢言王荆公用事公上疏言時政之失曰可爲憂患者一可爲太息者二其他逆治躰而起人心者不可槩舉又曰陛下聰明過於文帝而群臣無賈生之才西方議用兵公以兵將未擇閩陝無年未宜輕動乃移書勸安撫使宜如李牧守鴈門故事遠年候謹烽火堅壁清野使寇無所獲密戒諸路選將訓兵蓄銳俟時須其可擊而圖之安撫使不能用師果无功未幾慶州兵叛關中震擾也巴峽以西皆警成都守與部使者爭議發兵屯要處書檄旁午於塗公一皆止之示以无事蜀人遂安公以劍門形勢之地當分權以制內外今帥劍南者率全蜀之權以界之非使宜循唐制成都益昌各自置帥以消姦雄窺伺之心書累上不報是時初作助役青苗之法詔諸路監司各定所部役錢之數轉運使李瑜欲以四十萬緡爲額公以利路民貧用二十萬緡足矣與瑜論不合各具利害以聞上是公議謂以司農事曾布曰鮮于某所定利路役書可爲諸路法遂罷瑜而以公爲轉運副使兼提舉常平農田水利差役事而青苗之法獨久之不行執政恠焉亟遣吏問狀公曰詔書稱願取即與利路之民無願取者豈可強與之邪歲滿有旨再任及罷又留之轉都官郎中西京左藏庫使知利州事周永懿貪暴不法前使者憚其凶狡置不敢問公具得其姦贓即遣吏就捕械送于獄永懿竟除名編管衡州初利州以兼益利路兵馬都監故事武臣爲守至是公上言乞堂選文臣知州以別置路分都監以懲永懿之弊又言劍門關段萌寨使臣兼知縣事類多不習文法宜各置令專領邑事詔皆報可遂爲定制其他深計遠畫公私便之而人所不及者不可悉數十餘年使者有欲變其法者父老泣曰老運使之法何可變也蓋公之猶子師中嘗使利路故民以老運使別之公奉使九年闔爲名郡去新法初行諸路騷動而公平心處之鄉人无異議

者今翰林蘇公以謂上不害法中不傷民下不廢親為三難云移  
京東西路轉運副使過闕陛見面賜三品服遷司封郎中時河決  
曹村梁楚之地避害公移檄諸郡具為科條所以拯救之時甚備  
議者或謂決河東流入海自其本性宜勿復塞公曰東州平行充  
鄆單濟曹濮諸河其所歸納惟梁山張澤兩梁夏秋霖潦猶能為  
害矧縱大河衝注於中則諸郡生聚其為魚乎乃作議河一篇數  
千言上之又乞下澶州早行閉塞上皆嘉納初京東分東西兩路  
後以財用虛贏不相通和詔復合為一路升公為轉運使更盡領  
其事召還賜對勞問甚厚 上欲留公京師而公固求守郡遂除  
知揚州事官制行換朝請大夫未幾坐舉吏受賂免降為朝散大  
夫方在譴中又聞故吏以賂敗者或勸公宜懲前事自陳公曰吾  
專刺舉十二年所任吏四百餘人寧盡保其往耶既已薦之於朝  
豈可反覆為自全計卒不首也復朝請大夫管勾西京留守同御  
史臺公之在西京也今樞密范公亦領臺事而司馬溫公提舉崇  
福宮三人相得歡甚搢紳慕其游及 二聖臨御圖任老成於是  
拜溫公為門下侍郎起范公帥環慶復除公為京東轉運使溫公  
曰子駿不當使外顧東土承使者聚斂之後民不聊生煩子駿往  
救之耳比公行又謂所親曰福星往矣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  
公至則奏罷萊蕪利國鹽鐵治乞變鹽法依河北路通商逐勾當  
公事之刻薄者發維州守姦贓東人大悅又言高麗朝貢可令瀕  
海州郡為禮不煩朝廷若其自欲商賈聽往闕越高麗人無以辭  
矣召還為太常少卿三省太常會議 神宗配享功臣或欲用王  
荆公吳正憲公者公曰富文忠公勲德終始天下具知宜配食議  
遂定因上言 本朝舊制配享雖用二人宜如唐用郭子儀故事  
止用富公一人詔從之元祐元年明堂禮畢拜左諫議大夫既拜  
命即日辨邪正之說為獻其言君子小人尤為消長之理甚備又  
言近歲人物衰少凡一官有缺差擬為艱宜許六曹寺監長吏各  
舉僚屬嚴其論薦之法亦以見達官之所舉而執政大臣可以優  
游論道蓋宰相擇臺省長官臺省長官薦僚屬知人安民之道  
於斯為得自保甲之法行民以藝能入等授班行者即為官戶免

時祥符縣至一鄉止有一戶可差公言僥倖太甚宜依進納官  
例充役如故湏其陞朝乃免有旨治諫官直廬不得與東西省相  
通以防漏泄公上言自漢武帝嘗命文學之士宿禁中凡公府  
欲行之政俾之閱視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故文章爾雅訓  
詞深厚炳然與三代同風唐太宗臨御每遇宰相平章事必命諫  
官俱入小有頗失隨即箴規故貞觀之治企及三代今乃屏置諫  
官使與相省不相往還恐非朝廷言路以副聖上納諫之義大劾  
大臣不宜輔郡者請加譴黜以示天下其餘乞復制舉分經義詩  
賦爲兩科以求人材罷大理獄以省事罷帳司檢法以省官嚴出  
官之法減特奏各人數以抑濫進再言京東鹽禁不便宜弛以利  
民許蔡河撥發統制縣道以便呈督罷戎瀘保甲以卹民力行浙  
中舊法以省漕運復三路義勇以寬保甲沙汰學官以息異議事  
多施行明年春以病不任朝謁乞郡數賜告不俞章三上乃拜集  
賢殿修撰知陳州事仍有旨滿歲除待制五月辛未終于州享年  
六十有九累勳柱國賜爵清源縣男前數日語諸子曰吾心無足  
者惟以不得歸老陽翟別著易說爲恨無它言公忠亮果斷出於  
天性自小官以至進擢數上書言天下事咸具利害移諫官御史  
其言或用或不用未嘗少加損益爲政以經術自輔所至有迹其  
去民追思之熙寧元豐之間士大夫驚於功利喪其素守者多矣  
公雖屢更使指而屹然於新進少年之中號爲正人晚登侍從益  
厲風氣知無不言在職九十餘日所言當世之務略盡嗚呼使公  
不疾病且死得大用於時其勲業豈易量哉然公起諸生仕爲諫  
官供奉仗內言聽計行天下受其賜比夫當軸處中初無益於縣  
官者蓋得失相萬也由是言之雖病疾且死弗克大用於時亦可  
以無憾矣喜推轂士士之游其門者後皆知名治經術有師法論  
注多出於新意晚年爲詩與楚辭尤精泰山孫復嘗與公論春秋  
歎曰今世學經術未有如公者蘇翰林讀公八詠自謂欲作而不  
可及讀公九誦有屈宋之風 今天子賜之詔書亦曰學足以通  
古才足以御今智足以應變強足以守官深於經術達於人情又  
曰金石之節皓首不衰則公之德善於是可考也所著文集二十

卷傳二十卷周易聖斷七卷典說一卷治世讜言七卷諫垣奏藁  
二卷刀筆集三卷其餘未編次者尚多娶陳氏太常寺太祝潘之  
女恭儉婉孌治家有法封其郡君前公一年終男五人復早卒頴  
河南府偃師縣尉群鳳州司法叅軍綽假承務郎焯未仕皆有學  
行而頴尤自立士大夫多稱之女四人長早卒次適趙氏次適蒲  
氏皆前卒次適永安縣主簿張球孫男一人崧孫孫女二人公兩  
得任子恩皆以子兄之子故焯猶未仕凡嫁內外親族之女若干  
人諸孤將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穎昌府陽翟縣大儒鄉高村之  
原前期頴以書走汝陽請狀公之行義將乞曰於知公者某被遇  
最厚又嘗辱薦於朝義不敢辭輒加論次而公之行能謀議過人  
者甚多難以具舉取其可考不誣繫國家之大者著之以告夫當  
世之君子云

李中丞常行狀

學士秦

觀

南康軍建昌縣李常字公擇年六十四李氏宗出唐宗室郇公諱

安公之十二人

五

遠祖濤五代時號稱名臣仕皇朝為兵部尚書封莒國公少時仕  
於湖南氏有一子留江南公其裔孫也故今為南康建昌人公少  
警悟好學強記為文章捷敏初若不經意而比成粲然屬萬壽遠  
皇祐中登進士甲科授防德推官權江州軍事判官丁太夫人憂  
解官又丁光孫公憂服闕權宣州觀察推官監連水軍轉般倉改  
大理寺丞知洪州奉新縣未行用韓公獻肅薦為三司檢法官

神宗即位詔大臣舉館職曾宣公以公應詔召試學士院除秘閣  
校理編校史館書籍兼太常博士兼史館檢討置三司條例司檢  
詳官看詳中書條例權判尚書考功改右正言同管勾國子監公  
事是時王荆公輔政始作新法諫官御史論不合者輒斥去公上  
疏力抵其罪以為始建三司條例司雖致天下之議而善士猶或  
與之至於均輸之論興青苗之法立公然取息傳會經旨以為無  
嫌則天下同以大駭而善士亦不復與矣時荆公之子雋與溫陵  
呂惠卿皆與聞國論凡朝廷之士三人者參然後得行公言 陛  
下與大臣議其事安石不可則移而不行安石造膝議其事安石

承詔頒馬呂惠卿獻疑則反之詔用某人安石惠卿之所可遷  
說則又罷之孔子曰祿去公宰政在大夫陪臣執國古今皆不似  
之耶而其論青苗尤爲激切至十餘上不已於是落職通判滑州  
歲餘復職知鄂州徙知湖州遷尚書祠部員外郎賜三品服徙知  
齊州故多盜公至痛懲艾之論報無虛日盜猶不止他日得點  
盜察其可用刺爲兵使直事鈐下間問以盜發輒得而不衰止之  
故曰此由富家爲之囊後盜自相推爲甲乙官吏巡捕及門擒  
人以首則免矣公曰吾得之矣乃令藏盜之家皆發屋破柱盜賊  
遂清如公在武昌吳興政尚寬簡日與賓客縱酒笑詠吏民安樂  
之郡以大治於是世知之公才所值無不可也厲夾河灌山東諸  
郡公捍禦有術部使者以聞降詔書獎諭徙淮南西路提點刑獄  
遷尚書度支員外郎坐厚善直史館蘇軾得其詩文不以告罰金  
寄祿路行換朝散郎遷朝請郎試太常少卿公去國十五年至是  
還朝士大夫喜見于色以謂正人復用也以職事對稱旨面賜三  
品服未幾試禮部侍郎文昌府成車駕臨幸恩遷朝奉大夫又遷  
朝散大夫 哲宗上即位覃恩遷朝請大夫試吏部侍郎遷朝議  
大夫俄試戶部尚書詔百官轉對公以七事應詔一曰崇廉耻二  
曰存青舉三曰別守宰四曰去職貪五曰謹疑獄六曰擇師儒七  
曰修役法皆當時急務而其言役法尤合公論又取差免二役折  
衷爲書上之以爲法無新陳便民者良法也論無彼已可久者確  
論也又曰貧富俱出費則貧者之所難堪使富者出費貧者出力  
庶乎其可也大略如此遷中大夫除御史中丞兼侍讀加龍圖直  
學士初元豐河夾小吳以河勢方趨西北難以力回詔勿復塞須  
其自定增立隄防而或者以謂非悠久之策謂開澶淵游河分殺  
水勢又欲自蘇村口截爲堤導還故處詔遣公視之還奏非便又  
遣侍郎范百祿給事中趙君錫視奏與公合而或者猶執前議銳  
於興役 朝廷疑之至是公申論其弊章六七上而其役竟罷之  
又請分經義詩賦兩科以盡取士之法別自致因人爲兩塗以究  
省官之術其忠言讜論蓋不可以一二舉於是因時乘間導迎和  
氣者多密以啓聞故茲得而知也俄守兵部尚書固辭不受懇求



外補章安上遂知鄧州數月徙成都府及陝西閬鄉縣暴卒實元祐五年二月二日也累勲至上護軍爵隴西郡侯公風度凝遠與人有意而遇事強毅不可苟合初善王荆公荆公當國冀其爲助而抵之乃力於他人荆公嘗遺書喻意曰所爭者國事少存朋友之義公曰大義滅親况朋友乎自存益確士論以此歸之少時讀書廬山五老峯下白庵之僧舍後身雖出仕宦而書藏山中如故每得異書輒益之至九千餘卷山中之人號李氏山房仲兄布早卒事其嫂張敬甚拊其子秉齋如己子自奉清約所俸入多少以賜親族捐館之日無贏貲 朝廷聞之常賻外特賜五十萬有文集若干卷初娶狄氏襄陽遵度主簿之女早卒贈其縣君遵度亦俊傑士實元慶曆間以文章名再娶魏氏光祿琰之女亦早卒贈遂寧郡君又娶遂寧之弟封安康郡君子男四人長曰攄揚州江都尉早卒曰遠曰迢皆承務郎女三人長適長壽縣主簿孫端次適郊社齋郎任揖次適進士黃叔敖諸孤自閬鄉扶柩南歸而公之伯兄時爲江南西路轉運使遂以其年月日葬公于南康軍建昌縣千秋之原前期諸孤請狀公之行治而公之美實多難以具著其出處終始之大者以告諸史氏謹狀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五十三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五十四

杜御史莘老行狀

學士查

筭

公諱莘老字起莘姓杜氏其先京兆杜陵人唐工部郎甫自蜀如衡湘其子宗文宗武實從宗文子復還蜀居眉之青神自號東山翁東山翁生禮舉明經為僖宗諫官禮生詳詳生晏景福中第進士官至侍御史公於御史八世孫也曾祖澤民考輔世皆潛光不仕而儒業謹禮世為鄉黨所敬考以公累贈右奉議郎妣師氏贈恭人公幼穎秀不好弄未冠知力學時黨禁嚴天下學者一本臨川凡蘇氏文仆碑削札無遺公獨藏去誦習不變一時名勝多器重之岩渠守石翼以師禮延致乃自眉徙居恭之江津中紹興十年進士及第以道遠為親憂免赴朝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梁山學官隸業者隨其材分皆有得乃合而言曰學處采繼居亡以久願輸家餘為之緡二千二百有奇公乃市田六百畝且簿正舊入食益饒自遠至者甚眾繼遭內外艱執喪有聞二十五年秦檜死

魏良臣

天子厲精收還威柄召用四方人材公方授珙

州學官慨然曰茲非吾時乎遂疏天下利病上之良臣大悅薦于

上為禮兵部主管架閣文字明年七月彗見東方 上避正朝減

秩膳詔群下極言闕失公奏封章以為彗數繫氣所生歷考史牒多

為兵兆國家為民息兵而將驕卒惰軍政不肅今因天戒以修人

事思患預防無急於此因指陳時事十弊展盡無所諱時應詔者

衆 上悉以付後省命精擇第而上之衆議以公為首於是進秩

一階制有言尤鯁亮切中事情之語遷勅令所刪定官修書以十

數至刑部斷例尤精審有疑則反覆奏請必惟其當同列皆服其

盡心二十八年改京秩主太常寺簿兼籍田司尋除博士千畝皆

上腴而歲取其寡耕者行賦以爭射吏每於歲首步頃田視賦之

薄厚為予奪疆畝所接皆苦之至是舉故事請度田公曰是無盈

縮安用度乃立表大書於四境且籍耕者賦耕田有定數吏縮手

不得肆旁近民感悅至今賴之時虜謀叛盟邊備未敕公因論對

言狀且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 上稱善再三公叙感遇

上曰卿意親朕知卿忠赤 皇太后升遐 國朝典秩自南渡後  
多有司記省至恤章又諱不錄園陵事嚴每有疑議院吏皆拱手  
公行古議從容裁定大斂前一日宰相遽召公赴堂曰有旨問含  
玉之制公曰禮院故事所不載以周禮典瑞鄭元所注製之其可  
因立具奏 上覽之曰是真禮官也虞祭或謂 上哀勞欲以宰  
相行事主議者甚力公曰古今無是比卒正之 今天子為建王  
為皇太子公討論在奉常二年所值皆大典禮無一不當其物者  
遷秘書丞面謝又論江淮守備 上曰卿有言必及此憂國深矣  
權吏部員外郎右選小使臣舊不出闕吏間取而鬻南之在選數百  
人遠客寒窘無所訴公始命榜闕使曉然以次就注三十一年擢  
監察御史在職三月遷殿中侍御史 上曰以卿忠直不畏強禦  
故有此授自是用卿矣虜使至傳 欽宗凶問請淮漢地且索大  
臣書辭慢甚 上知其寒盟赫然決策親征公奏疏開廣 上心  
其要謂善御天下者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無事深憂所以豫  
備有事不懼所以濟功今虜欺天背盟政 陛下待以不懼之時

碩繼自今益以剛大為心勿以小利鈍為異議所搖諛言所惰則  
人心有所恃而士氣振矣因上四事一用建炎詔書不限早暮延  
見太臣及侍從謀議國事二申勅侍從臺諫監司守臣以舉可用  
之才三虜情雖叵測然趣我使期宜以時遣使曲在彼四車駕既  
謀順動則留鑰所付宜亟擇重臣又言 藝祖簡諸道兵補禁衛  
訓閱精整故方鎮虜服莫敢有異心今親征有期而熊虎兩司班  
直親兵纔五千餘人羸老居半至有不能介冑者乞亟留聖慮皆  
施行朝 命郡縣籍民為兵為守望相助之計淮南獨選丁壯欲  
涅其手面從大軍役使民駭而逃公言虜未至而先歐吾民非計  
請令兵民止聽郡縣官節制征役無出鄉淮民乃定 上嘗問蜀  
事公奏曰茶馬司舊用右選擇州兵護馬而東未始乏事此歲三  
衙自遣御前軍取之二歲一往返用四千四百人皆精甲方事之  
遽疲禁兵於道路誠可惜 上曰卿為國計周悉乃爾甚愜 朕  
意近諭宰相如卿與虞允文唐文若馬騏才皆可用公頓首謝誓  
長竭以報國虜報益急公言鄂帥田師中老而貪士卒怨偏裨不

服臨敵恐誤國事虜造舟海濱積全齊之甲其謀不淺宜命海道諸將募死士爲禁劫之計 上從公言召師中奪其兵遣李保趣東海其後漢沔諸將得自奮所向皆捷李寶戰膠西竟以火攻勝上出內庫錢十七萬賜出戍士大夫公言諸軍負回易子錢甚夥例償以月查采先除此弊緡出禁幣入將帥私室矣 上悟悉除軍債士拜賜和舞人百其勇虜數道入寇淮楚蜀諸軍迎戰皆報捷公奏曰兵有重輕有奇正彼分道先入者皆牽制之兵諸將貪小利不相爲援則重兵所向難支矣昔夏竦謂元昊犯邊豈能四路俱來必擇一道併兵而入請詔四路凡有警互相檄報分兵策應援昭陵從之丙賊始困攻今日事也 上即令都堂以此編論諸將蜀軍克秦州方事進討公慮乏軍食奏曰按籍蜀常平義倉爲石者六十有二萬乞權令漕臣覈實聽緩急移運有旨割付四川計臣有司用紹興七年巡幸故事辦嚴公曰今親征與曩日事異宜悉從簡以幸所遇郡縣 上曰此行中宮及內人不往止與建王行令編識詔將雖一朕服用亦自節約公官中都久知公論

之所予奪其爲茲壹者皆得其根本脉絡嘗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及任言責被異眷極言無隱取衆所素指目者悉擊去之帶御器利劉炎完禁中市場通比賈大爲姦利一日見公輒及朝政語狂悖公見疏聞 上即罷斥監嘉州稅淮南轉運副使王程素結宦寺居官簞簋不飾太吏率觀望不能按公因其擾民且妄言請兵劾罷之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受命使虜已而辭行公再彈奏謫居筠州幸鑿王繼先怙寵干法富埒公室子弟直延閣通朝籍姻戚黨友莫非貴游徹民屋以廣第舍僭擬禁廷別業外帑殆徧畿甸雖春氏穎政無顧忌率相結納數十年間未有敢搖之者自聞邊警言犖重寶歸吳興爲避賊計公上疏數十罪 上曰初以 太后餌其藥稍假恩寵不謂小人驕橫乃爾公曰繼先之罪擢髮不足數今日所奏其大凡耳 上作而曰有恩無威有賞無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於是羈置繼先福州子孫皆勒停撤寺院生祠數十所掠取良家子爲奴婢者百數並還其家臨安內外田宅貨貨采拘籍

以千萬計天下稱快焉虜兵臨江中外惴恐無固志內侍張去偽  
取御馬院西兵二百人髡其頂髮都人異之曰語騰沸公彈治上  
疑其未審公執奏不已竟罷去為御馬院致其任以所髡西兵隸  
殿前司乃曰吾責寒矣遂請補外初公入臺有貴戚侵奪民田州  
縣弗能正民懷牒自椽杙其手以訴臺吏皆却立目語公送棘寺  
驗治卒直之陳俊卿自副端為兵部貳卿求去甚力公因奏事從  
容曰人材實難况多事之際如俊卿輩今在論思之地必有補益  
上以為然其抑強扶弱愛憎善類皆此類也十一月除直顯謨閣  
知遂寧軍府事給事中金安節封還制書改除司農少卿時邊遽  
日至公勉就職頃之虜酋斃公遂力請竟拜前授朝士祖道都門  
以詩文稱述者百餘人都入至今以為美談雖宿衛武夫府寺賤  
隸誦說前朝骨鯁敢言必曰杜御史也公為郡崇教化謹科歛待  
官屬以禮御胥吏以嚴聽斷明審人不敢欺未其月政成父老羣  
至諸司借留提點刑獄何騏宣諭使王之望皆奏公課績為諸郡  
最上受內禪公著三議以進曰定國是曰修內政曰養根本理  
切而事核殆無一語虛設未幾寢疾以隆興二年六月八日卒于  
正寢享年五十有八自死功郎累遷至承議郎賜五品服上閱閱  
應遷朝奉郎命下不及拜提點刑獄何逢原轉運判官李燾刻公  
治狀乞以所遷官致仕俾其孤霑廷賞上特許焉娶黃氏集賢  
校理庭堅之孫正字相之女先公卒累贈其人四男長士廉右迪  
功郎次開早卒次士遜將仕郎次士遠三女長適進士黃思訓次  
適進士劉元愬季未嫁而卒男孫二人女孫一人公事親孝處窮  
約能竭力致養奉議公性峻閨門威如公左右順承無幾微失其  
意弟四人皆公訓勉為善士扶持經紀俾克砥家與人交曾懷訟  
然無畦畛然不可于以非義所厚善皆天下知名士後進可教者  
慰藉誘掖無勸色鄉里老儒以恩科入仕身死家四壁立十數喪  
暴露原野公出金錢率里人共葬之遇人急難輒盡力不念其報  
好學雖老不厭俸祿悉以買書所畜幾萬卷為文根極理要必於  
有用有文集二十卷集論語解一十卷顯仁禮儀三卷藏于家將  
以乾道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葬于江津之南江充山之原士廉

哀遠禁叙歷官歲月來請讓次事狀爲而執書泣曰公立朝大節章  
章無愧論諫在簡策清議在天下不待文字而傳然嘗聞東髮時寓  
居江州從公學問九三年外家眉山大與公母黨師氏有連君子  
交奉議公相得歡其齋待罪三館公官奉常未幾來丞秘書少總  
相踵欣愉戚憂相同至慮事剖疑出一肺肝知公平生言行為詳  
則屬筆傳信其可以固陋辭方逆亮蓄力造謀偃然以大一統自  
任聲勢虛喝聞聽風靡而議者徂久安習秦氏故態相頹望不出  
一語公自下土來首發其端四五載間每奏對不論他事 太上  
簡其忠注措始整暇及虜大入公益契合朝引裾暮伏擊姦聲震  
輦轂 太上聽從如流聖德日新雖戰士沫血危急存亡之秋而  
主聖日直人心悅天意回顯相陰助渠魁授首士疆旣失而復社  
稷幾危而安其誰之功也官之奇儒于諫而晉壁入汲黯守節死  
義而淮謀寢觀古人成敗明驗則知正君定國召和消變其機在  
此不在彼遠覽之士所以計度而深嘉之國朝任臺諫之法遠出  
前代臺諫亦最號得人其極摯不誣如此嘗旣狀公行事大槩且

推明功用所至併以告太史氏云謹狀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五十四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五十五

張忠獻公浚行狀

樞密院編修官朱

熹

公諱浚字德遠本唐宰相張九齡弟節度使九辛之後自九辛徙家長安生子抗抗生仲方仲方生孟常常生克勤勤生縉縉生紀紀生璘仕僖宗時為國子祭酒從幸蜀因居成都壽百二十歲子庭堅以唐蔭為符寶郎沂公文矩符寶之子也沂公没夫人楊氏携三子徙綿竹依外家遂為綿竹人長子即冀公絃也冀公慷慨有大志慶曆初魯公周詢程公戡以公慶曆御戎策三千篇上有旨下國子監詳定召試西掖張公方平奏公論優長授將作監主簿終管幹都進奏院年踰六十即致其任子雍公某字君悅中元豐二年進士第元祐三年自華州學官以近臣奉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篇奏為天下第一比閣試乃報罷又六年復召試考官以公文詞傑出真高第宰相章惇覽其策不以元祐為非且及廟堂用私意等事無所回互甚不悅授宣德郎簽判西川惇於是奏罷賢良科而更置宏詞科初祖宗立制舉招延天下英俊俾陳時政闕失天子虛已以聽得士為多自熙寧六年用事大臣惡人議已始令進士御試用策而罷制科司馬丞相輔元祐初政以求言為先務遂復置焉至是惇惡維公詞直又發之而立詞科科之文如表章贊頌記序之屬皆習為佞諛者以佞詞易直諫蠹壞士心馴致禍亂而人不知其廢置之源蓋在此也晚得異夢若有告者曰天命爾子名德作宰相未幾而公生故字之曰德遠去公生四歲而雍公没甫冠預計借入上庠中政和八年進士第調山南府士曹以歸奉板輿之官山南大府事夥帥重公才識悉以委焉公為區處細大各有條理軍民歸心訟于庭者皆願得下士曹秩滿調褒城令辟熙河路察訪司幹辦公事到官徧行邊疆覽觀山川形勢時猶有舊日戍守將公悉召召與握手飲酒問以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畧之宜盡得其實故公起自疎遠一旦當樞筦之任悉通知邊事本末蓋自此也改秩至京師調恭州同錄以歸會靖康改元尚書右丞向燾為公同胡寅召審察除太

堂簿未幾而虜至城下公在京師獨與開封府判官趙鼎震節負  
外郎宋齊愈校書郎胡寅爲至交寢食行止未嘗相舍所講論皆  
前輩問事之力與所以濟時之策時淵聖皇帝召涪陵處士譙  
定至京師將處以諫職定以言不用力辭杜門不出公往見至再  
三開闕延入公問所得於前輩者定告公但當熟讀論語公自是  
益潛心於聖人之微言二聖出城逆臣張邦昌竄僭公逃太李  
中聞光堯太上皇帝即位南京星夜馳赴至即除樞密院編  
修官改虞部員外郎會上以初履寶位登壇告天公攝太常少  
卿導引上見公進止雍容靜重而欲大用詰朝以語宰執時中  
書侍郎黃潛善嘗在興元知公治績因稱述焉尋除公殿中侍御  
史先是宰相李綱以私意惡諫議大夫宋齊愈加之罪至論要斬  
公知齊愈死非其罪既入臺首論綱罷之文畧謂綱雖負才氣有  
時望然以私意殺侍從典刑不當有傷新政不可居相位駕幸東  
南道途倉卒後軍統制韓世忠所部軍人劫掠作過逼逐左正言  
盧臣中墜水死公以雖在艱難擾攘中豈可廢法知此即奏劾世

忠壇離軍伍致師行無紀士卒散逸爲變乞正其罰有旨從贖公

重論奏乞追捕散逸爲變者上爲奪世忠觀察使上下始肅然  
知有國法至維揚即勸上無忘二帝北狩常念中原汲汲然脩  
德去弊以振紀綱每奏事上未嘗不從容再三問勞泛及爲治  
之方輒至日吳公所論專自人主之身以及近習內侍戚里以爲  
正天下之本在此遷侍御史賜五品服公感上知眷益思効忠  
時車駕久駐維揚人物繁聚而朝廷無一定規模上下缺望公奏  
乞朝廷早措置六宮定居之地然後陛下以一身巡幸四方親  
恢遠圖上以慰九廟之心下以副軍民之望又論御營使司官  
屬猥衆俸給獨厚資裕超越而未嘗舉其職乞行沙汰使僥倖者  
無以得志法行自近軍氣必振又論無謂虜不能來當汲汲修備  
治軍常若寇至遂大啖黃潛善等意公以孀母在遠乞外補除集  
英殿修撰知興元府已登舟候朝辭有旨除禮部侍郎日下供職  
召對便殿上慰勞宣諭曰卿在臺中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朕  
將有爲政如欲一飛冲天而無羽翼者卿爲一朕留當專任用公



首泣謝不敢言去念虜騎必至而朝堂晏然殊不爲備率同列  
力爲宰相言之者甚及汪伯度笑且不信公嘗以疾在告獨上  
眷遇益深除公御營參贊軍事令同呂頤浩教習所謂長兵者公  
親往點閱籍其鄉貫年齒與所習藝能復被旨同頤浩於江淮措  
置未幾虜騎自天長逼近郊公從駕渡江至平江朝議東幸詔朱  
勝非留吳門禦賊問誰當佐勝非左右莫應公慷慨願留遂以本  
職同節制平江府常秀州江陰軍兵馬車駕遂東時建炎二年二  
月八日也已而朱勝非召赴行在公獨留節制焉知府事湯東野  
三月八日遽告聞有赦至公慮時方艱難事變莫測命東野先遣  
親信官馳至前路發封以告少頃東野馳來曰事變矣乃明受赦  
也由以示公時府中軍民已知有赦公謂東野第令登譙門宣有  
旨犒設諸軍一次內外乃定九日有自杭持苗傅劉正彥檄文來  
者公慟哭念王室禍變如此戴天履地大義所存雖平江兵少力  
單而逆順勢殊豈復強弱利害之足較便當唱率忠義率師復辟  
誅討叛賊以濟艱難雖婦母在遠身無嗣繼而義有所不可已也

亟召東野及提刑趙哲至喻之且激以忠義二入感激願助因必  
其事夜召哲以防江爲名盡召浙西弓兵令東野密治財計十日  
得省劄召公赴行在時承宣使張俊領萬人自中途還公遣問之  
迺云傳等教俊交割所總人馬赴秦鳳路總管任公念上遇俊  
厚而俊純實可謀大事急使東野啓城抚喻諸軍俊立諸公所公  
獨留俊握手語曰太尉知皇帝遜位之由否此蓋傳正彥欲危社  
稷語未終泣下交頤俊亦大哭公曰某處置已定當即日起兵問  
罪俊大喜且拜是夜公發書約呂頤浩劉光世兵來會時頤浩節  
制建康光世領兵鎮江公慮書不達復遣人齎蠟丸從間道往十  
一日再以書促頤浩光世報所處分次序十三日復督頤浩光世  
速選精銳來會平江有報韓世忠海船到常熟岸者俊喜曰世忠  
來事解矣即白公公以書招之世忠得書號慟十八日見公于平  
江相對慟哭世忠曰某願與張俊身任之偶甄援自杭州來詭稱  
睿聖面令促諸軍公使編諭俊世忠及至鎮江喻光世及部曲等  
衆皆號慟十九日頤浩光世報軍行二十日公大犒俊世忠將士令

世奏以兵歸行在而密戒世忠急至秀據糧道作大軍至二十四日顧浩以兵至公遂且勉之握手熾虛顧浩亦曰事不諧不過去族翌日光世亦至二十七日傳檄內外二十八日張俊光世繼行四月二日公次秀州奉復辟手詔而傳等大兵屯臨平公進發三日次臨平世忠當前俊次之光世又次之逆黨立旗招諭世忠等世忠與戰軍小卻世忠親揮刃突前曰今日不為官家面上帶幾箭者斬之衆爭奮賊黨苗瑄等大敗傳正彥相繼逃遁是夕 上 帝聖旨除公知樞密院事翌且公與顧浩等入內朝見伏地待罪罪泣上再三慰勞獨留公引入後殿過宮庭曰 隆祐皇太后知公忠義欲一識御面目滴垂簾見卿自庭下過矣公皇恐頓首謝上厲意欲倚公為相公辭晚進不敢當傳正彥既敗走與死黨左總閣中公命世忠以精兵追之並縛于建州檻至行在所及其黨左言張達王世脩等伏法建康市薛慶嘯聚淮甸兵至數萬附以日衆公以密函行關一有滋蔓為患不細且聞慶等無所係屬以歸公摩下請公往示大信以招撫之渡江而斬賽等率兵降遂至至高郵入慶壘從行者不及百人出黃榜示以朝廷恩意慶感服再拜始公入賊壘外間不聞公信浮言胥動顧浩等遽罷公樞密院及聞公就事還上歡息即日趣公歸且詔就職公辭上抚勞再四復親書御製中和堂詩以賜曰頭同越勾踐焦思先吾身卒章曰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蠶臣公妻父念國家艱危以來措置首尾失當若欲致中興必自開陝始又恐虜或先入陝陷蜀則東南不復能自保遂慷慨請行詔以公充川陝宣撫處置使便宜黜陟親筆詔書賜之行有日會御營平寇將軍范瑄來赴行在瑄自靖康圍城與女真通及京城破逼虜后妃及 淵聖太子宗室入虜中及乘亂剽掠為亂左右張邦昌為之從衛罪狀非一至是聞二兇伏誅始自豫章擁衆入朝既 陛對恃其衆盛恃傲無禮多所邀求且乞貸傳正彥逆黨左言等死公奏瓊大逆不道罪冠三千之辟呼吸群兇布在列郡以待竊發若不乘時顯戮則國法不正且他日必有王敦蘇峻之患臣任樞筦之寄今者被命奉使川陝啓行有日乃心踟躕若不盡言乞申典憲死且不瞑 上深然之公獨與

密謀夜召子羽及選密院謹飭吏數

公赴都堂召瓊議事瓊從

兵溢塗甚意象自若坐定公教瓊罪瓊愕眙命縛瓊送大理寺子羽已張榜于首門親以首撫勞瓊眾頓刃應喏瓊論死兵分隸神武軍自靖康後紀綱不正王室陵夷公首唱大義率諸將誅傳正彥乘輿反正復論正瓊罪而後國法立人心服自武夫悍卒小兒竈婦深山窮谷裔夷絕域皆聞公名浩然歸仰忠義之感實自此也公辟子羽參議軍事遂西行公自七月離行在經歷長江上及襄漢與帥守監司議儲蓄之宜以待臨幸先是上問公大計公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司秦川而乞別委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駕皆武昌張俊劉光世等從與秦川首尾相應朝議既定公行未及武昌而江浙士夫搖動頤浩遂變初議公以十月二十三日抵興元奏曰窺見漢中寔天下形勢之地臣頃侍帷幄親聞聖旨謂號令中原必基於此臣所以不憚万里捐軀自効庶幾奉承聖意之萬一謹於興元理財積粟以待巡幸願陛下早為

西行之謀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天下大計斯可定矣始公未至虜已陷郾延帥郭浩寄治德順軍虜驍將姜宿孛董於九月二十九日引大兵渡渭河犯永興知軍郭瑗遁去虜兵四掠而諸帥方互結仇怨不肯相援人心皇皇公到纔旬日即出行關陝復奏請早決西來之期以繫天下心至陝訪問風俗罷斥姦賊而尤以搜攬豪傑為先務一時義拳勇之士爭集麾下吳玠及其弟瑋素負才畧求見公願自試公與語奇之時玠方修武郎瑋尚副尉公獎予不次擢用命玠為統制瑋領帳前親兵皆感激誓以死報諸帥亦惕息聽命會謀報虜將寇東南公即治兵入衛未至襄漢遇德音知虜已北歸乃還關陝奏曰陛下果有意於中興非幸關陝不可願先幸鄂者臣當糾率將士奉迎亦為與永為定都大計虜大酋粘罕益二萬騎聲言必取環慶路公率諸將極力捍禦虜勢屢挫生擒女真及招降契丹燕人甚眾時聞元木猶在淮西公懼其復擾東南使車駕不

安息事幾有不可測者即謀為牽制之幸始公

陸辭上命

公三年而後用師進取至是 上亦以虜萃兵寇東南御筆命公  
宜以時進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虛公遂決策治兵移檄河東  
問罪八月十三日收復永興軍虜大恐急調大酋兀朮等由京西  
路星夜來陝右以九月二十間與粘罕等會而五路之師亦以二  
十四日至耀州富平大戰涇原帥劉錡身率將士先薄虜陣自辰  
至未殺獲頗衆會環慶帥趙哲擅離所部哲軍將校望見塵起驚  
遁而諸軍亦退舍公斬哲以徇退保興州時陝右兵散各歸本路  
宣抚司獨親兵實從官屬有獻議退保夔州者公堅駐不動以扼  
虜衝獨參議劉子羽毅然與公意合乃劾異議者遣子羽出關召  
諸將收散亡將士知宣司在興州皆相率會子羽于秦亭九十餘  
万公哀死問傷錄善咎己人心悅焉乃命吳玠聚涇原兵據高扼  
險于鳳翔之和尚原守大散關斷賊來路命關師古等聚熙河兵  
於岷州大潭一帶命孫渥賈卅方等聚涇原鳳翔兵於階城鳳三  
州以固蜀口虜見備禦已定輕兵至輒敗不敢近公上疏待罪上  
手書報公奉詔益厲諸將嚴備待虜紹興改元五月虜酋烏魯却  
統大兵來攻和尚原吳玠乘險擊之虜敗走三日間連戰輒勝虜  
逗留山谷人馬死亡十之四八月粘罕在陝西病篤召諸大酋謂  
曰吾自入中國來未嘗有敢嬰吾鋒者獨張樞密與我抗我在猶  
不能取蜀爾曹宜悉此意但務自保而已兀朮出而怒曰是謂我  
不能耶粘罕死即合兵來寇九月親攻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璘與  
合戰出奇邀擊大破之俘馘首領及甲兵以万計兀朮僅以身免  
亟自髡髮鬚湏鬚狼狽遁歸得其麾蓋等自虜入中國其敗衄未嘗  
如此也二年上謂公未至西方時虜已陸梁踐蹂關陝乃引師而  
歸勢誠不敵而保護衝要連挫大敵蜀賴以全衆兵至十五万勤  
勞備至制加公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公在關陝九三年以所  
集之軍當方張之勢蚤夜勤勞親加訓練其規模經畫皆為遠大  
恢復之計以劉子羽為上賓子羽忠義慷慨有才畧諸將歸心任  
趙開為都轉運使開善理財治茶鹽酒法方用兵調度百出而民  
不加賦擢吳玠為大將守鳳翔玠每戰輒勝虜不敢近而西北遺  
民間公威德歸附日衆於是全蜀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

亦賴以安然公承制黜陟悉本至公雖鄉舊親舊無一毫假借於是士大夫有求於宣司而不得者始紛然起謗議於東南矣有將曲端者建炎中任副總管逼逐帥臣王庶奪其印又方命不受節制富平之役張忠彥等降虜皆端腹心實知其情公送獄論端死而謗者謂公殺端及趙哲為無辜且任劉子羽趙開吳玠為非是朝廷疑之三年春遂遣王似來副公公聞即求去且論吳玠劉子羽有功於蜀不應一旦以似加其上公雖累乞去而以負荷國事至重未嘗少忘整頓備會虜大酋撒離喝及劉豫叛黨聚大兵自金商入寇公命嚴為清野之計分兵據險前後捷之虜至三泉掠無所得乏食狼狽引遯大軍躡之人馬死傷滿道所喪亡不減鳳翔時是時公累論奏王似不可任而似與宰相呂頤浩有里親戚之舊頤浩不悅又或告朱勝非以公唱義平江時嘗有斬勝非之語勝非陰肆謗詔公赴行在公力求外祠章至十數上弗許四年二月至行在御史中丞辛丙嘗知潭州公在陝時調丙發潭兵赴湖北丙怯懦不能遣幾致生變公奏劾丙且令提刑司取勘丙憾至是遂率同列劾公誣以危語始公在陝嘗以秦州舊驛秦川館為學舍以待河東陝西失職來歸之士給以衣食令一人年長者主之又新復州郡乞鑄印請於朝廷往返動經歲恐失事幾即用便宜指揮鑄以給之然後以聞而丙謂公設秘館以崇儒擬尚方而鑄印公初被命還闕奏歸上家取道東蜀夔峽庶幾安遠近之心而呂頤浩又以書來言公若一離川陝事有意外誰任其責宜以事實告上萬一欲尚留宣司當為開陳如請公不願也而丙反謂不肯出蜀意有他圖公恐懼亟以頤浩書進呈上愕然即詔宣押奏事公竟移疾待罪而論者亦不已六月遂以本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福州居住公知虜既釋川陝之患必將復萃師東南不敢以得罪遠去而不言且是時朝廷已盛講和之議乃具奏曰臣竊觀此虜情狀專以和議誤我亦云久矣彼勢促則言和勢盛則復肆前後一轍借使暫和心實未已數年之內指擗他故豈無用兵之辭而我將士率多中原之人謂和議既定不復進取將解禮思歸矣若謂今日不得已而與之通使為陛下之權敵亦固

能用權也頭 陛下蚤夜深思益爲備具處將士家屬於積粟至安之地使出爲戰守者無返顧奔散之憂精擇奇才以撫川陝之師使積年戍邊者無懈惰懷望之意江淮川陝互爲牽制并遠和議用定大業臣奉使川陝竊見主兵官除吳玠王彥閔師古累經拔擢備見可任外其餘人材尚衆謹開具如左吳璘揚政可統大兵田晟可總一路王宗尹王喜王茂可爲統制後皆有聲時服公知人公即日赴福州從者皆去有輿才兩人既至闔門以書史自娛是歲九月劉豫之子麟果引虜大兵繇數路入寇騰言侮慢上下恟懼 上思公前日之驗罷宰相朱勝非而參政趙鼎亦建請車駕幸平江召公任事遂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不許辭免日下起發手書賜公曰卿去國累月未嘗弭忘考言詢事簡在朕心想卿志在王室益紆籌策毋庸固辭便可就道夙夜造朝嘉謀嘉猷佇公入告金書疾置絡繹於道公即日行中塗條具戰守之宜甚悉且乞先遣岳飛渡江入淮西張聲勢以牽制虜大兵在淮東者以十一月十四日入觀玉音撫勞加於疇昔即日

復除知樞密院事公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大酋兀朮擁兵十萬于淮陽朝廷遣魏良臣王繪奉使軍前還夜與公遇于中塗公問以虜事及大酋問荅良臣繪謂虜有長平之衆且喻良臣等當以連州以南王爾家爲小國索銀絹犒軍其數千萬又約韓世忠尅日過江決戰公密奏使人爲虜恐怵朝廷切不可以其言而動及不須令更往軍前恐我之虛實反爲虜得上然之公遂疾馳臨江召大帥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與議且勞其軍將士見公來勇氣十倍公既部分諸將遂留鎮江節度之令韓世忠移書兀朮爲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初虜謀報公得罪遠颺故悉力來寇至是兀朮問世忠所遣使下王愈吾聞張樞密之嶺外何得已在此愈出公所下文書兀朮見公書押色動即強言約日當戰公再遣愈以世忠書往問戰期愈回一日兀朮虜宵遁士馬乏食狼狽死者相屬遣諸將追擊所俘獲甚衆 上遣內侍趣公赴行在所五年二月十二日宣制除公宣奉大夫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而趙鼎除左僕射先是公在川陝人心

上繼嗣未立以紹興元年八月十五日上奏曰臣荷陛下恩德之厚事有干於宗廟社稷大計臣知而不言誰敢爲陛下言者惟陛下察其用心貸以萬死臣竊見西漢之制人君即位首建諸嗣所以固其本屬人心且願陛下特召大臣講明故事仍先擇宗室之賢優禮厚養以爲藩屏至是入謝復陳宗廟大計莫先儲嗣雖陛下聖德昭格春秋方盛必生聖子惟所以繫天下人心不可以不早定議上首肯久之乃云宮中具養二人長者藝祖之後年九歲不久當令就學公出見趙鼎都堂相與仰嘆聖德自是與鼎益相勉勵同志叶謀以爲爲治之要必以正本澄原爲先務誠能陳善閉邪使人君無過舉則國勢尊安醜虜自服是以進見之際於塞倖門抑近習尤諄切致意焉上還臨安公留相府未閱月復出江上勞軍至鎮江召韓世忠親喻上旨使舉軍前屯楚州以撼山東世忠欣然受命即日舉軍渡江公至建康撫張俊軍至太平州撫劉光世軍軍士無不踴躍思奮時巨寇楊么據洞庭重湖朝廷屢命將討之不克公念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實據上流今寇日滋雍遏漕運格塞形勢爲腹心害不先去之無以立國然寇阻重湖春夏則耕耘秋冬水落則收糧于湖寨載老小于泊中而盡馳其衆四出爲暴前日朝廷反謂夏多水潦屢以冬用師故寇得併力而我不得志今乘其怠盛夏討之彼衆既散一旦合口之固已疲於奔命又不得守其田畝禾稼蹂踐則有秋冬絕食之憂黨與必散可招來也雖已命岳飛往而兵將未必諭此意或逞兵殺戮則失勝算傷國體遂具奏請行上許焉行至醴陵獄犴數百人盡揚么遣爲間探者安撫使帝益傳致遠縣囚之公召問盡釋其縛給以人書俾分示諸寨曰今旣不得保田畝秋冬必乏食且餓死矣不若旦降即赦爾死數百人驩呼而往五月十一日至潭州於是賊寨首領黃誠周倫先請受約束然誠等屢嘗殺招安猶自疑不安公遣岳飛分兵屯鼎澧益陽以兵勢其黨大恐相繼約日來降丁壯五六萬老弱不下二十萬公一切以誠信撫之六月湖寇盡平乃更易郡縣姦賊吏宣布寬恩上手書賜公曰覽奏知湖寇已平非卿孜孜憂國不憚勤勞誰能覽

腹憂碩奏到之日中外歡賀萬口一辭以謂上流既定則川襄荆  
襄形勢連接事力增倍天其以中興之功付之卿乎於是公奏  
岳飛進軍屯荆襄圍中原遂率官屬史兵泛洞庭而下時重湖連  
年舟楫不通公舟始行風日清爽父老歎息以為變殘賊呻吟之  
區為和氣也公既兩發儲嗣之議至是聞建資善堂皇子出就傳  
喜不自勝以為當以師傅為先遂薦起居郎朱震秘閣修撰范仲  
一元訓導之選公維在外常以內治為憂每有見輒入奏公自岳  
鄂轉淮西東會諸制大議防秋之宜直至承楚偽境震動上念  
公久勞于外遣中書賜手書促歸制除公金紫光祿大夫十月十  
一日至行在 上勞問曰卿暑行甚勞然湖湘群盜既就招撫以  
成 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公頓首謝曰 陛下誤知使當重任  
故臣待効愚計 上親書周易否泰卦以賜焉公奏自古小人傾  
陷君子莫不以朋黨為言矣君子引其類而進志在於天下國家  
而已其道同故其所趨向亦同曾何朋黨之有惟小人則不然更  
相推引本圖利祿詭詐之蹤莫可跡究故或小異以彌縫其事或  
內外符合以信實其言人主於此何所決擇而可哉則亦在夫原  
其用心而已矣臣嘗者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亦為志  
在外蓋言其志在天下國家非為身故也否之初九拔茅茹以其  
彙征而象以為志在君則君子連類而退蓋將以行善道而未始  
忘憂國愛君之心焉觀二爻之義而考其用心則朋黨之論可以不  
不攻而自破矣臣又觀否泰之理起夫人君一心之微而利害及  
於天下百姓方其一念之正其畫為陽泰自是而起矣一念之不  
正其畫為陰否自是而起矣然而泰之上六陰已盡復變為陽則  
君子在外而否之所由生焉否之上九陽已盡復變為陰則小人  
在外而泰之所由生焉當今時適艱難民墜塗炭 陛下若能日  
新其德正厥心於上臣知其將可以致泰矣異時天道悔禍幸而  
康寧則 陛下常思其否焉 上嘗召公對便殿問所宜為且命  
公以所聞見置策來上公承命條列以進號中興備覽九四十一  
篇立國之本用兵行師之道君子小人之情狀駕馭將帥之方均  
財用之宜聽言之要待近習之道以至既往之得失郡縣之利



病莫不備具上深嘉歎置之坐隅六年正月公以虜勢未衰而叛  
目劉豫後據中原爲謀叵測不敢寧處於朝奏請親行邊塞部分  
諸將以觀機會上許焉即張榜聲豫僭逆之罪以是月中旬啓行  
公謂楚漢交兵之際漢駐兵穀屯間則楚不敢越境而西蓋大軍  
在前雖有他歧捷輕敵人畏我之議其後不敢踰越而深入也故  
太原未陷則粘罕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耳議者多以前後空闕  
虜出他道爲憂曾不議其糧食所自來師徒所自歸不然必環數  
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然後爲可安乎旣以此告于上又以此言  
於同列惟上深以公言爲然至江上會諸帥議事命韓世忠據承  
楚以圖維揚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命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  
眙命揚沂中領精兵爲後翼佐俊命岳飛屯襄陽以窺中原形勢  
旣立國威大振 上遣使賜公御書裝度傳以示至意公於諸將  
中尤稱韓世忠忠勇岳飛之沉鷲可倚以大事世忠在楚州時入  
僞地叛賊頗聚兵世忠渡淮擊敗之直引兵至淮陽而還士氣百  
倍公以東南形勢莫重建康建康實爲中興根本且人主居此則  
北望中原常懷憤揚不敢自暇自逸臨安僻居一隅內則易生安  
肆外則不足號召遠近繫中原之心奏請車駕以秋冬臨建康撫  
三軍以圖恢復公又以渡江徧撫淮上諸屯屬方盛夏暑公不憚勞  
人人感悅七月有旨促公入覲八月至行在時張俊軍已進屯盱  
眙三帥鼎立而岳飛遣兵入僞地直至蔡州焚其積聚時有俘獲  
公力陳建康之行爲不可緩朝論同者極鮮惟上斷然不疑車駕  
以九月一日進發平江公又請先往江上謀報叛賊劉豫及其姪  
覲挾虜來寇公奏虜疲於奔命決不能悉大衆復來此必皆豫兵  
公旣行而邊遽不一大將張俊劉光世皆張大賊勢爭請益兵自  
趙鼎而下莫不恟懼至欲移盱眙之屯退合肥之師召岳飛盡以  
兵東下公獨以爲不然以書或後光世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  
不盡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爲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  
保時揚沂中爲張俊軍統制公令沂中往屯濠梁且使謂之曰上  
待統制厚官及時立大功取卽或或有差跌其不敢私諸將悚懼  
聽命公至江上知來爲寇者賞劉麟兄弟豫封麟淮西王兵九六

萬入寇已渡淮涉南壽春逼合肥公調度既已定矣而張俊請益兵之書日上劉光世亦欲引兵退保劉豫又令鄉兵爲胡服於河南諸州十百爲群由此間者皆言處處有虜騎趙鼎又簽書樞密折彥質感之移書抵公至七八堅欲飛軍速下又擬條畫項目乞上親書付公大畧欲俊光世沂中等退師善還爲保江之計不必守前議公奏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虜共矣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向若叛賊得據淮西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 陛下其能復遣諸將渡江擊賊乎淮西之寇正當合兵掩擊今士氣甚振可保必勝若有一退意則大事去矣又岳飛一動則襄漢有警復何所制願朝廷勿專于中使諸將不敢觀望上手書報公曰 朕近以邊防所疑事咨問於卿今覽卿奏措置方畧審料敵情條理明甚俾 朕釋然無復憂顧非卿識慮高遠出人意外何以臻此是時內則廟堂外則諸將人人長怯務爲退避自全之計雖公建策之忠始終不二然握兵在外間隙易生向非 主上見機之明不惑群議則諸將必引而南大勢傾矣及

奉此詔異議乃息而諸將亦始爲固守計既而賊大張聲勢於淮東阻韓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楊沂中亦以十月四日抵濠州公聞光世已舍廬州而南淮西人情恟涌星夜疾馳采石遣諭光世之衆曰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聞公來采石大恐即復駐軍與沂中接連相應劉猷分麟兵之半來攻沂中是月十日沂中大破猷於藕塘降殺無遺猷僅以身免麟投柵遁走虜獲其衆得糧舟四百餘艘於是公奏車駕宜乘時早幸江上上賜手書又遣內侍賜公端石硯筆墨刀劍犀角且召公還及至平江隨班朝見上曰却賊之功盡出右相之力於是趙鼎皇懼乞去方公未至平江時鼎等已議回蹕臨安公入見之次日具奏曰獲罪聖訓惟是車駕進止一事利害至大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不爲則不成今四海之心孰不想戀王室虜叛相結脅之以威雖有智勇無由展竭三歲之間賴 陛下一再進撫士氣從之而稍振民心因之而稍回正當示之以形勢庶幾乎激忠起懦而三四大帥者亦不敢偷安苟且之心夫天下者 陛下之天下也 陛下不自致力

以為之先則被堅執銳履危犯險者皆有解躄之意今日之事存亡安危所自以分六飛黨還則有識解躄內外離心日復一日終以削弱異日復欲下巡幸詔書誰為深信而不疑者何則彼知朝廷姑以此為避地之計實無意於圖回天下故也上翻然從公計十二月趙鼎出知紹興府專委任公公謂親民之官治道所急而比年以來內重外輕 祖宗之法盡廢流落于外者終身不獲用經營於內者積歲得美官又官于朝者不歷民事利害不明詔令之行職事之舉豈能中理民多被其害遂條具以聞郡守監司有治狀任滿除郎郎曹資淺未經民事之人秩滿除監司郡守令中書省御史臺籍記姓名回日較其治効優加擢用治民無聞者與閑慢差遣館職未歷民事者與除通判郡守殿最如前仍乞降詔又以災異奏復賢良方正科皆從之七年正月上以公去冬却敵之功制除特進問安使何夤歸報 徽宗與登德后相繼上僊上號慟擗踊哀不自勝公奏 天子之孝與士疢不同必也仰思所以承宗廟奉社稷者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至難深耻亘古所無

卷之五十一

十一

陛下揮涕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日猶以為晚也數日後求奏事深陳國家禍難涕泣不能興因乞降詔諭中外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中外感動時公總領中外之政會車駕巡幸入值國恤幾事叢委公以一身任之至誠惻怛上下感動人情賴公以安每對必深言讎恥之大反復再三未嘗不改容流涕上方厲精刻已務自節損戒飾宮庭內侍等無敢少有越度者事無巨細必以咨公賜諸將詔旨往往命公擬進未嘗易一字自公與趙鼎在相位以招來賢才為急務從列要津多一時之望百執事奔走効職不敢自營人號為小元祐方車駕在平江時公歸自江上奏劉光世擢兵數萬無復喝律沉酣酒色不却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拂然宜賜罷斥以警將率上然之罷光世而以其兵盡屬督府公命參謀軍事兵部尚書呂祉往廬州節制公又嘗自往勞之人情初無他而樞密使秦檜知樞密院事沈興求意以握兵為督府之嫌奏乞置武帥臺諫觀望繼亦有請乃以王德為都統制即軍中取鵬瓊副之公歸以為不然張 之而瓊等亦與德有

舊怨與其下八人列狀訴御史臺乃命張俊爲宣撫使揚沂中劉  
錡爲制置判官以撫之此軍自聞王德爲帥往往懷疑而鄴瓊遂  
陰有異志唱播其間八月八日瓊等舉軍叛執呂祉以行欲渡淮  
歸劉豫祉不肯渡瓊等碎齒折首以死公遂引咎力求去位上  
不得留因問可代者公辭不對上曰秦檜何如公曰近與共事  
始知其闇上曰然則用趙鼎遂令公擬批召鼎既出檜謂公必  
蒞已就問子與公語良久上遣人促進所擬文字檜始錯愕而  
出後反謂鼎上召公而丞相遲留至上使人促始進入檜之交謀  
類此公本以檜靖康時建議立趙氏不畏死有力量可與共天下  
事而一時仁賢薦檜尤力遂推引既同朝始覺其顧望包藏故臨  
行因上問及之以九月五日公得請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  
州太平興國宮左司諫王縉奏乞留公即日補外都官郎中趙令  
珍繼上疏亦罷去而御史中丞周秘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右正言  
李誼交章詆公未已旋落職以朝奉大夫秘書少監分司西京永  
州居住於是趙鼎復當國而車駕自江上還臨安矣八年二月抵

永是歲秦檜已得政始決屈己和戎之議九年正月詔書至永公  
伏讀恐懼寢食不安移書參政孫近大畧曰魯仲連不肯尊秦爲  
帝且云連寧有蹈東海而死蓋知帝秦之禍遲發而大况我至鱗  
深隙迺欲修好而喜目前少安乎異時歲幣求增而不已使命絡  
繹以來臨以至更立妃后變置大臣起罷兵之議建入覲之謀皆  
或有之矣某是以伏讀詔書不覺戰汗幸公深思密以啓沃又聞  
故人李光自洪州召入政府復以此意移書抵之懷不自已又具  
劄子以奏二月以大需復宣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  
住公復具劄子曰竊惟今日事勢處古今之至難一言以斷之在  
陛下勉強圖事而已陛下進而有所爲則其權在我且順天下之  
心間雖齟齬終有莫大之福陛下退而不爲則其權在敵且拂  
天下之心今雖幸安復將有莫大之憂夫在彼者情不可保在我  
者心不可失外徇敵國內罹實害智者所不爲也居旬日又具劄  
子曰自陛下回駐臨安甫閱歲時聖心之所經營朝論之所商  
確專意和議庶幾休自莫不幸其將成矣臣嘗不寐以思屈指而

計虜人與我讎讐之深設心措置果欲存吾之國乎抑願其委靡而遂亡也臣意力弱未暇姑借和以息我之心勢盛有餘將求故以乘吾之隙理既甚明事又易見然則紛紛異議可端拱而決矣料虜上策還梓宮復母后輿地來歸不失前約結權篤好以息我師遲遲數年兵無戰意然後遣一介之使持意外之詔假如變置大臣更立后妃將何以塞請虜出中策則必重邀求青微禮失約爽信近在暮年中原之地將何所付如梁武之立北魏王顥者尚疾幾於前虜出下策怒而興師直臨江表勢似可愕而天下之亂或從此而定矣是月復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四月公念前論講和事未蒙開納又具劄望聖慈斷以無疑則天下幸甚時虜中變盟復取河南公奏曰臣切念自群下決回鑾之議國勢不振事機之會失者再三向使虜出上策還梓宮歸兩殿供須一無所請宗族隨而盡南則我德虜必深和議不投人心懈怠國勢寔微異時費端卒發何以支持臣知天下非陛下之有矣今幸上天警悟虜懷反復士氣尚可作人心尚可回頭因權制變轉禍為福用天下之英才据天下之要執奪敵之心振我之氣措置一定大勲可集繼聞淮上有警連以邊計奏知又條畫海道舟船利害上嘉公之忠遣中使獎諭公時大治海舟至千艘為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在郡細大之務必躬必親人人感悅和氣薰然訟事清簡山海之寇招捕無餘十一年三月劉錡大破兀朮於順昌錡本晚出公一見關陝奇之即付以事任錡亦感慨自立公歸薦之上謂錡才識諸將莫及而一時輩流疾其才能出已右百計沮遏公既平湖寇即薦知岳州已而召赴行在左右扶持付以王彥軍且擢為騎帥至是錡以所部成大功方欲進兵乘虜虛而檜召錡還矣錡還朝上見之首曰張浚可謂知人檜遣郎官蓋諒來諷公使附其議當即引公為樞密使公答檜書辭言和不可成虜不可縱且面為諒言諒歸檜怒而公亦力請祠奉親矣十一月除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充萬壽觀免奉朝請十二年太母變輅來歸制封公和國公檜既外交仇讎罔上自肆惡嫉正論諱言兵事自以為時已太平口為浮文侈靡愚弄天下獨忌公甚中丞万俟卨希檜

旨諭公宅僭擬至做五鳳建樓上下以爲然檜遣朝士吳秉信  
以便事至湖南有所案驗且以官爵誘之秉信造公見其居不過  
中人常產可辦不覺嘆息反密以檜意告公而歸且奏其實檜黜  
秉信十六年公念檜欺君誤國使災異數見彗出西方欲力論時  
事以悟上意又念太夫人年高言之必被禍恐不能堪太夫人  
覺公形瘠問故公具言所以太夫人誦先雍公紹聖初對方正策  
之詞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至再至三公  
意遂決乃言曰當今事勢譬若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  
止決遲則禍大而難測決速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  
斷之以獨謹察情爲豫備倉猝檜大怒時公又以天申節手書尚  
書无逸篇具劄子爲賀七月檜命臺諫論公章四五上以特進提  
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連州居住公在連作四德銘以示其人曰忠  
則順天孝則生福勤則業進儉則心逸連人相與鑲之於石家傳  
人誦焉二十年九月移永州蓋公去國至是幾二十年退然若無  
能者而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武夫健將言公者必咨嗟歎  
息至小兒婦女亦知天下有張都督也每使至虜虜主必問公安  
在方和議初定時國書中有不得輒更易大臣之語蓋憚公復用  
也至是秦檜寵位既極老病日侵鄙夫患失之心無所不至無君  
之迹顯然著見意欲剪除海內賢士大夫然後肆其所爲尤憚公  
爲正論宗主使已不得安欲亟加害命臺臣王泯徐嘉輩有劾語  
必及公至彈知洪州張宗元文謂公國賊必欲殺之有張柄者嘗  
奏請令檜乘金根車其死黨也即擢知潭州汪召錫者娶檜兄女  
嘗告訐趙令衿遣爲湖南提舉俾共圖公又使江南轉運判官張  
常先治張宗元獄株連及公以爲未足又捕趙鼎子汾下大理獄  
備極慘毒拷掠無全膚令自誣與公及李光胡寅等謀大逆九一  
時賢士五十三人檜所惡者皆與獄上會檜病篤不能書判以死  
昭紹興二十有五年也上始復親政先勤檜子熺致仕盡斥  
群兇公迹稍安而太夫人遽薨有旨復公職觀文殿大學士判洪  
州公已在苦塊矣哀苦扶護以治命當歸葬雍公之兆奏請俟命  
長沙獨念天下事二十年爲檜所敗壞人心士氣委靡消鑠政事

無綱邊備蕩弛幸其一且殞斃則當汲汲惟新之圖而未見所以慰人望者且聞頌元亮篡立勢已驕豪必將妄舉可為寒心自惟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為嫌五月具劄子曰臣踈遠不復與聞朝廷幾事而伏自私念今日事勢極矣陛下將拱手而聽其自然乎抑將外存其名而博謀密計求所以為長久歟臣誠過慮以為自此數年之後民力益竭財用益乏士卒益老人心益離忠臣列將淪亡殆盡內患外憂相仍而起陛下將何以為策方

祖宗盛時與虜通好惟力敵勢均而國家取兵於西北取財於天下文武之才世不乏人是故得以持久而百四十年之后靖康大變事出不意禍亂之大亘古所無論者猶恨夫恃和為安而不知自治之失今天下幾何譬之中人之家盜掘其堂安居飽食其間而朝夕陰伺吾隙一日之間其舍我乎然則陛下不可不深思力圖於此時也繼被朝命以太夫人之喪歸蜀八月行至荆南會以星變詔求直言公慮虜數年間勢決求費用兵而吾方溺於宴安謂虜可信蕩然莫為之備沈該万俟卨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

朝廷益輕頌在苦塊經歷險阻死亡無日不得為上終言之乃復奏曰臣聞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生物之功本於秋冬蓋非嚴凝之於秋冬則無以敷榮之於春夏然則秋冬之嚴凝生物之基也若夫一時之和亦聖賢生利天下之權爾商湯事葛矣而終滅葛周太王避狄矣而未幾謀以卻狄文王事昆夷矣而卒伐之勾踐事吳矣坐薪嘗膽竟以破吳漢高祖與項羽和羽歸太公呂后割洪溝以西為漢東為楚良平以楚兵罷食盡釋而弗擊是養虎而自遺患漢王從之卒成大業唐太宗初定天下有渭上之盟未幾李靖之徒深入沙漠之地犁其庭係其酋海內始安茲非以和為權而得之哉若夫石晉則不然桑維翰始終主和其言曰頌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觀豐而動動無不成若有深謀者考其君臣所為名實不孚專務姑息賞罰失章施設謬矣權移於下政私於上無名之心獻莫知紀極維翰所陳殆為空言始欲信其當時必和之說以偷安竊位而已契丹窺見其心謂晉無人頻來凌侮日甚一日後嗣不勝其忿始用景延廣之議僥倖

以戰不知其荒淫怠傲失德非一日天下之心已離勢已去則已  
置延廣不學不知行聖賢之權亟思所以復其心立其勢強其國  
爭於兵戰之爭事窮勢極數萬之師無一夫爲之發矢北向者至  
今爲天下嗤笑臣願陛下鑒石晉之敗而法商湯周太王文王  
之心用越勾踐之謀考漢唐四君之事以保圖社稷深思大計復  
人心張國勢立政事以觀機會未絕其和而遣一介之使與之分  
別曲直逆順之理事必有成臣不孝之身親養已絕含忍一死其  
亡無日徒能爲陛下言之而已 上付三省宰執沈該乃俟高  
湯思退等見之大恐以爲虜初未有豐歲時通問不啻如膠漆而  
公所奏迺若禍在年歲間者或笑以爲狂臺諫湯鵬舉凌哲聞之  
章疏交上謂公方歸蜀恐搖動遠方有旨復令永州居住候服闕  
日取旨 太夫人既葬十日而謫命至且有朝旨促迫甚急公即  
日就道服闕有旨落職以本官奉祠自庚辰秋冬 朝廷頗聞虜  
有異志公卿大夫士下至軍民無不內懷嗟嗟日願公還相位表  
疏不絕三十一年春有旨令公湖南路任便居住未幾而亮兵大

入中外震動十月復公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時虜騎跳梁兩淮  
王權兵潰劉錡引歸鎮江兩淮之人奔迸南來沿江百姓荷檐而  
立遂改命公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金晝晝上敦促甚遽長沙在  
遠傳聞不一人人危懼公被命明日即首塗過池陽聞亮被殺然  
餘衆猶二萬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公渡江往勞以建康激賞  
犒之一軍見公以爲從天而下驪呼增氣虜謀報喘恐一二日遁  
去顯忠棄士氣銳追之多所俘獲公至建康奏乞車駕早來臨幸  
聞已進發乃督官屬治具半月而辦風采隱然軍民恃以安上  
至建康公迎見道左衛士見公至以手加額無不喜公復用而悲  
公又處癯癯形容之瘠也車駕入行宮首引公見問勞再四公頓  
首謝 上更生肉骨之賜且曰秦檜盛時非陛下力賜保全無  
此身矣 上爲之慘然曰檜爲人既忌且妬後六日再引對秦檜  
二十年間所以諸公者無所不至有臣子所不忍聞者獨賴 上  
主張不至死地至是 上見公詞和氣平無滯滯之歎而溫乎忠  
愛之誠爲之感動對輔臣嘉美再三車駕既還或有勸公求去者



公念舊臣他無在者而國家多虞之際人心尤以己之去就爲安危不忽捨而遠去日治府事細大必親虜騎雖去人情未安朝廷賴公屹然增重時虜以十萬衆圍海州甚急鎮江都統張子蓋提兵在淮上欲前救當受公節制士氣十倍而公受命之日亦即爲書抵子蓋勉以功名令出騎乘虜弊子蓋率兵力戰大破虜衆得脫歸者無幾公謂去歲淮上諸軍奏功例不以實有功者擯不錄而有苟人斬役悉沾濫賞輕名器耗財用亂紀綱使軍士不復知所勸激奏今海州上功當有深革其弊使可爲後法於是令諸大將戰勝則命統制官下至旗頭押擁隊公共保明限三日申稍有謬僞重賞典憲公德威素著將士望風畏愛至是復摠兵權當軍政二十年廢弛之後問疾痛卹勞苦撫孤遺禁剋剌勉將士俾知忠順於是人人勉厲慨然有趨事赴功之志公奏軍籍日益凋寡補集將士必資西北之人能忍戰苦方爲可仗臣體訪得東北今歲蝗蟲大作米價踴貴中原之人極艱於食欲乞朝廷多撥米糧或錢物付臣措置招來吾人心既歸虜勢自屈公又以淮楚之

人自古可用乘其困擾之後當收以爲兵又奏曰兩淮之人素稱強力而淮北義兵尤爲忠勁困於虜毒亦已甚矣雖虜欲報之心蓋未嘗一日忘也特部分未嚴器械不備雖有赤心不能成事自強虜恣爲殘虐十室九空皇皇夾淮各無所歸臣恐一日姦夫鼓率千百爲羣別致生事謂可因其嫉憤無聊之心而招集之欲置御前萬弩營募民強壯年十八已上四十五已下堪充弩手之人並不刺臂面以御弩効用爲名各給文帖書寫鄉貫居住之處及顏貌年甲姓名令五人結一保兩保爲一甲十甲爲一隊迺相委保有功同賞有罪同罰於建康府置營募安泊詔皆從公請公即下令曰兩淮比年累被荼毒父子兄弟夫婦殺傷虜掠不能相保今議爲必守之計復耻雪怨人心所同有願充者宜相率應募至於淮北久被塗炭素懷忠義欲報國恩亦當來歸共建勲業於是兩淮之人欣然願統率皆強勇可用公親訓撫之又奏差陳敏爲統制敏起微賤聲迹未振公擢於困廢中感激盡力圖報未幾成軍方召募之初浮言鼓動必敗成績數月間來應者不絕衆論始定

公謂虜長於騎我長於步制騎莫如弩衝弩莫如直乃令吏制弩治車又謂三國以後自北歸南未有不由清河澗口兩道以舟運糧蓋淮北廣衍糧舟不出於淮則懼清野無所得有坐困之勢於是東屯盱眙楚泗以扼渦潁大兵進臨聲勢連接人心畢歸精兵可集即奏言之又乞多募福建海船由海窺東萊由清泗窺淮陽有旨下福建選募今上即位公首奏建康行宮當罷工役華采之事據今所營以備臨幸有詔從之上自藩邸孰聞公德望臨朝之初頌問大呂咨嗟太息召公赴行在賜公手書曰朕初膺付託以眇然一身當萬幾之煩夙夜祗懼未知攸濟公爲元老被上皇禮遇之乂群臣莫及宜有嘉謀至計輔朕初政方今邊陲未靖備禦之道實難造度思一見公面議其當使了然如在目中緊公是望公其疾驅副朕至意公奏曰臣敢不以前日恪事上皇之心事陛下惟一其志有殞無二遂就道未至國門敦促再四即引見上見公改容體貌曰乂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命內侍賜公坐降問再四公奏人主以務學爲先人主之學本於一心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人主惟嗜慾私溺有以亂之失其公理故必瀆兢兢業業朝夕持使清明在躬惟是之從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醜虜自服上竦然曰當不忘相公之言公又奏今日便當如創業之初每事以藝祖爲法自一身一家始以率天下公見上天錫英武每言及兩朝北狩八陵殘陽兆民塗炭離取之大感痛形於辭色因力陳和議之非勸上堅志以圖事制除公少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節制江軍馬進封魏國公公謂新政以人才爲急人才以剛正爲先因疏當今小大之臣有經挫折而不撓論事切直者九十數人薦于上且乞以間暇時數引賢者自近賜以從容庶幾啓沃之間有所廣益復薦陳俊卿汪應辰可爲宣撫判官有旨差俊卿又奏前國子司業王大寶可備勸講論思上遂召大寶翰林學士史浩建議欲築瓜州采石城上下公議公謂今臨淮要地俱未措置高郵巢縣家計亦復未立而乃欲驅兵卒但於江干建築城堡豈不示虜削弱失兩淮之心墮將士之心或有緩急豈肯守兩淮而不

若先城泗州上以公言爲然而此已爲參政力主初議其餘公所  
指置浩輒不以爲是時公以張子蓋可任陳鎮淮上圖山東而子  
蓋所陳浩輒沮抑百端至下堂劄詰責又深過海州之賞公方招  
來山東之人至者雲集而浩不肯應副錢糧且謂不當接納以自  
困公奏乞 上幸建康而浩專欲爲懷安計公治舟楫於東海所  
圖甚遠而浩輒散遣凡公所爲動皆乖異黨與唱和實繁有徒子  
蓋西人負氣竟以成疾公遣官勞問不絕且乞 上親諭 上賜  
手書拊存備至而子蓋卒不起山東前所結約者皆失望浩遣其  
腹心司農寺丞史正志來建康專欲沮招納事公論奏曰竊惟  
國家自渡江已來兵勢單弱賴陝西及東北之人不忘本家率衆  
歸附以數萬計臣爲衛營參贊軍事自所親見後之人良將精兵  
往往皆當時歸正人也三十餘年扞禦力戰國勢以安今一旦遽  
欲絕之事有大不可者此令一下中原之人以吾有棄絕之意必  
盡失其心 上見之感悟事得不罷正志又受浩旨聚兩路監司  
守臣往瓜洲相度築壘事及見公恃其口办欲爲浩游說公折以  
大義正志乃媿恐不敢言將行公復謂之曰歸致意史參政秦檜  
主和終致誤國參政得君母蹈覆轍浩聞之竦然時浩已遣使使  
虜報登寶位公奏 陛下初立方欲圖回復而遽聞遣使懼天  
下解體願毋遣浩竟遣之然虜計已行亦竟責舊禮不納也十一  
月有旨召宣撫判官陳俊卿及公子拭赴行在公附奏曰今日之  
事非大駕親臨建康則決不能盡革宿弊一新令圖鼓舞軍民之氣  
勤中原之心自 太上時已爲此謀蓋江南形勢實在於此舍而  
不爲未見其策又奏近聞吳璘之兵在德順曾未幾月與虜大戰  
不可不爲之深思也使此虜得志於西則氣焰必熾曾制藩漢聚  
兵邊陲迫我臣屬事固難處今持久不決有大利害存焉儻坐視  
不問貽憂異時非計之得也當今兩淮之師虎視淮壩用觀其變  
而遣舟師自海道搖山東及多遣忠義結約中原疑惑此虜使有  
左顧右眄之慮而德順之師知我有牽制之勢將士亦當賈勇自  
奮至是復令俊卿等力言之時浩已發詔命璘棄德順蓋浩志專  
欲亟和以自爲功謂德順既棄則非徒璘無能爲亦因撓公之謀

矣 上見俊卿等言問公動靜飲食顏貌曰 朕倚公如長城不  
容浮言搖奪時上已有欲幸建康之意矣而浩殊不以為然時虜  
以十萬衆屯河南多張聲勢欲窺兩淮公以大兵屯盱眙濠州虜  
不敢動但移牒三省密院及移書宣撫司虛為大言欲索海四唐  
鄧高州及歲幣等公奏此皆詭詐不當為之動卒以無事降與元  
年正月九日制除公權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且命即日開府視  
事始公命諸將築泗州兩城至是而畢隱然為邊塞重鎮時虜將  
浦察徒移及為知泗州大周仁以兵五千屯虹縣都統蕭鼎琦以萬  
餘人屯靈璧秋糧修城遣間不絕公謂至秋必為邊患當及時掃  
蕩若破兩縣則淮泗可奠枕也且蕭鼎琦素有歸我之意累遣親信  
至宣撫司會主管殿前司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亦獻擣二  
邑之策公具以奏上 上手書報可三月召公赴行在既至復申  
前說乃命李顯忠出濠州趨靈璧邵宏淵出泗州趨虹縣而令參  
議馮方隨往犒勞公亦自往臨之公渡江聞李顯忠至靈璧而蕭  
琦中悔以衆來拒顯忠大破之琦所將萬人降殺殆盡邵宏淵亦  
進圍虹縣顯忠會之徒穆周仁窮蹙率其衆降亦以萬數公又遣  
戚方將舟師趨淮陽慮顯忠輕敵深進則親率官屬前駐盱眙幾  
便近得以指呼顯忠追蕭琦至宿州近城琦與家屬及千戶頭項  
等百餘人降遂直抵城下虜偽元帥者遣二萬餘人來戰大破之  
進攻城將士蟻附而上遂克之中原震動歸附日王上手書曰近  
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公恐盛夏人疲急召顯忠等  
遂而上亦戒諸將以持重皆未達偽副元帥紇不列志寧率大兵  
至顯忠等性勝不復入城但於城外列陣以待士卒頗已疲矣偽  
帥令於陣前打話謂爾若破我當盡歸河南之地既戰虜兵卻明  
日復戰我師小不利統制官有遁歸者軍心頗搖顯忠等悉兵入  
病虜衆進攻復殺傷而退居數日得謀者報虜大兵將至顯忠等  
信之夜引歸虜亦不能追也時虜名酋猛將降款系道精甲利兵  
破亡不啻三倍是後不復能為靈璧虹縣之屯矣初將退師公在  
盱眙去宿不曰百里浮言洶動傳虜且至官屬中有懷懼以歸者  
有請公亟南轅者公 答遂北渡准入泗州城軍士歸者必而

推之視瘡痍拯疾病錄死事旌有功人情皆悅凡數日上下始知  
虜初無一騎過宿者人心始定時公獨與子拭留盱眙數月俾將  
士悉歸憩而後還維揚具奏待罪上手書謝勞公復奏曰今日  
之事明罰爲本而罰之所行當自臣始上手書報曰御屢待罪  
欲罰自卿此言至公豈不感格朕委任卿未嘗少變卿不可以  
此介懷正賴卿經畫他人豈能副朕有旨降特進爲江淮宣撫  
使宿師之還士大夫素主和議者乘間抵讞非議百出上又賜  
手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卿不可以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  
事之初朕與卿獨任此事今日亦須朕與卿終任此事切不可  
可先啓和之言又荐遣內侍勞公於是公又第都統制統制官以  
下乞以次行罰公留真揚大救兩淮守備命魏勝守海州陳敏守  
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爲大兵家計修  
滁州關山以扼虜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廬州大抵虜人來攻  
泗州則糧道回遠城中兵二萬餘足以守乘其弊足以勝如其出  
竒自淮西來則清野堅壁使無所掠既不得進合兵攻之可大破  
也然是時師退未幾人不自保公命拭往建康挈家屬來維揚衆  
大安上復召拭奏事公附奏曰自古大有爲之君必有心腹之  
臣相與叶謀同志以成治功不容秋毫之間然後上下響應影從  
事克有濟臣以孤蹤跋前疐後動輒掣肘陛下將安所用之頭  
深惟有司精選天下巖穴之賢付以中外大柄臣老且病望陛下  
下矜憐賜以骸骨使之待罪山林毋令出處狼狽取笑天下後世  
上覽奏謂拭曰雖乞去之章日至朕決不許朕待魏公有加終不  
爲浮議所惑公聞之不敢復有請時上對近臣未嘗名公獨曰  
魏公每遣使來必令視公飲食多寡肥瘠何如其眷禮如此八月  
有旨復公都督之號虜都元帥僕散忠義與紇石列志寧並貽書  
三省密院欲索四郡及歲幣等時湯思退爲右相思退本樽死黨  
尤急於求和遂遣盧希賢李拭持書報虜並借職事官以往公又  
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上因其辭戒勿許四郡而宰執則  
令仲賢等許之無傷拭至境託故不行獨仲賢往僕散忠義懼之  
以威仲賢逐鼠伏批手稱歸當稟命許四郡願持書復來仲賢見

謬稱虜有數十萬之衆近邊若不速許四郡今冬必入寇公知仲賢爲虜所脅即謂之曰某在此邊已救備借使虜來當力破之况探報日至虜之屯河南者不萬計議得無爲虜游說耶時拭復被旨令入奏公命拭奏仲賢辱國無狀上怒下仲賢大理寺思退皇懼百端救之至與左相陳康伯叩頭殿上乞去上不悅猶鐫仲賢官思退及其黨懼益大倡和議建議王之望龍大淵爲通問使副公在遠爭不能得即奏臣年老多病所論與朝廷略不相合豈可蒙取更造班列以重敗其素節且陛下廟堂之上豈容狂妄不合之臣濫廁其間臣雖至愚亦誠不忍與今日力主和議之臣並列於朝伏乞早降指揮上賜手書曰卿忠誠爲國天下共知和議事專俟卿到面盡曲折卿宜速來繼遣內侍甘澤賜公手書公以 上意厚甚不敢固辭復上奏曰臣竊聞道路之言謂今茲議和非 陛下本心事有不得已者詢之士大夫多以爲然惟臣昔嘗力陳和之不可爲秦檜所擠瀕死者屢賴 上皇保全覆護以有餘生今日之議臣以國事至大不敢愛身力爲 陛下

敷陳不識 陛下終能主張之否既至入見 上首諭公以欲專委之意公復力陳和議之失上爲止誓畫留使人而令通書官胡昉揚由義先往諭虜帥以四郡不可割之意於是之望大淵待命境上而 上與公密謀若虜帥必欲得四郡當遂追還使人罷和議事十二月二十二日制拜公尚書右僕射都督如故而思退亦轉左僕射 上諭當直學士錢周材以注意在公故思退雖爲左僕射而公恩遇獨隆每奏事上輒留公與語又時召拭入對賜公御書聖主得賢臣頌思退等素忌公至是益甚公既入輔首奏當旁招仁賢共濟國事 上令公條具公奏虞允文陳俊卿汪應辰王十朋張闡可備執政劉珙王大寶杜莘老宜即召還胡銓可備風憲張孝祥可付事任馮時行任蓋言馮方皆可備近臣朝士中林栗王拒莫冲張宋初議論據正可任臺諫皆一時選也公自太上時即建議當駐蹕建康以圖恢復 上初即位公入對又首言之及撫師江淮每申前說至是復力言於上通書官胡昉等至宿州僕散忠義以不許四郡之故械繫迫脅昉等不屈忠義計窮

更禮而歸之。上聞之，亟召杜語之，故令諭公曰：和議之不成，天也。事當歸一矣。始議以四月進，幸建康，公又奏當詔之望等還。上批出曰：王之望、龍大淵并一行禮物，並回思退等。大駭，更約翌日面奏。又至漏舍，思退等競執前說，公折以正論，輒屈。是日三月朔旦，上當詣德壽宮，未登輦，召宰執議事。思退及參知政事周葵同知樞密院洪遵叩頭力爭。上怒聲色頗厲，及自德壽宮回，復批出曰：追回之望等，劄子宜速進入。適詣德壽宮，太上皇帝亦深怒此寇無禮，卿等不可專主和議，恐取議於天下。思退等懼，遂以劄子進入。發金字通行，公奏胡昉等能不為敵屈，當加賞。而向者盧仲賢擅以國家境土許寇，與讎宜有重罰。有旨：仲賢除名，勒停編管。柳州又奏宜榜示諸軍，諭以侯散忠義，械繫使人，加以無禮，使各奮忠義，勉勵待敵，趨赴功名。庶幾諸軍知曲在彼，且知和議不成，激昂增氣。上令都督以此旨降榜兩淮、荆襄、川陝。數日之間，號令一新，中外軍民皆仰。上英斷居數日，俄有旨：命公按視江淮。公受任江淮，兩年有半，念國家多虞，醜敵未靖，憂恐計度，寢不遑安，食不遑味，祁寒盛暑，勞撫將士，接納降人，講論軍務，未嘗少倦。山東豪傑悉遣人來受節度，公曉之曰：淮、北、山東之人，慕戀國恩，厭苦虐政，保據山險，抗拒賊兵。於今累年，首領冒難，遠來備述爾等忠勤為之惻痛，具奏。皇帝記錄汝等百姓將來大兵進討，則犄角為援，晝驚夜劫，抄絕糧道。如是賊兵深入，便當連跨城邑，痛勦賊徒，勳績尚成，節鉞分茅，皆所不吝。但當觀時量力，無或輕重。反陸賊計，今本朝厲兵秣馬，以俟天時。汝等亦宜訓習，以待王師之至。公又以蕭琦乃契丹四軍大王之孫，沉勇有謀，欲令琦盡統契丹降眾，且以檄喻契丹大意，謂本朝與契丹有兄弟之好，不幸姦臣誤兩國，皆被女直之禍。今契丹不祀，皇帝無日不念此爾，能結約相應，本朝當敦存亡繼絕之義。金人益懼，遂為間書，鏤板摹印，散之境上。類後周所以間斛律明月之意。府參議官馮方立朝有直聲，臨事不避難，遍行兩淮，禁治城壘，取為勞勩，思退等以其効力尤多，尤惡之，使檣論方不當築城費財。凡再章而方罷，又論公所費國用不貲，公奏計督府遣間探給官

吏等二年半之費實不及三十萬以繕其餘皆爲修城造舟除器招軍用上出公奏思退穉議屈於是始謀更造他事機城公殿前後軍統制張深等有勞軍士安之俄有旨放罷而以趙密之子鄭代之公至淮東訪問知狀奏留深而穉指公爲拒命詔老思退等又相與之謀上眷公厚必未肯遽罷公但先罷公都督則公自當引去穉奏論如思退計而公自聞馮方罷上奏乞罷督府詔從公請而公亦封章力求還政矣穉連疏抵公愈力左司諫陳良翰奏如公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上謂良翰本無此事且當今人材孰有踰魏公者卿宜徧諭侍從臺諫使知朕此意侍御史周操素同之翰議至是爭論甚力然是時公留平江虎丘致政之章已八上矣上察公懇誠欲全其去四月二十二日制除公少師保信軍節度使判福州而思退等遂決棄地求和之議公力辭恩命上不許至五六除醴泉觀使公以連年疲勞比得退休已覺衰於春秋既望公薦享祖考既奠而跌公起歎曰吾大命不遠矣手執家事付兩子且定祭祀昏喪之禮俾遵守曰喪禮不必用

浮屠氏且曰吾嘗相國家不能恢復中原盡雪祖宗之耻不能歸葬無人之墓右即死葬我衡山足矣及仲秋二十日猶爲饒守王十朋作不欺室銘二十六日始寢疾二十八日疾病晡時命子括等坐前問國家得無棄四郡乎且命作奏乞致仕日暮命婦女悉去夜分而薨訃聞上震悼輟視朝兩日有旨贈太保括等不敢違公志扶護還潭以是歲十一月辛亥葬于衡山縣南岳之陰豐林鄉龍塘之原公沒五年上追思公忠烈慨然感動詔有司加贈太師賜諡太常采公議以忠獻來上詔可之公自幼即有濟時之志未嘗觀無益之書未嘗爲無益之文孜孜然求士尚友講議當世之故聞四方利病休戚輒書之策至一介之賤亦曲加詢訪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狩皇族系虜生民塗炭誓不與虜俱存委質艱難之際事有危疑他人方畏避退縮則挺然以身任之不以死生動其心南渡以來士大夫往往唱爲和說其賢者則不以爲保守江南之計夷狄制命率獸逼人莫知其爲大變公獨毅然以虜未滅爲己責必欲正人心雪讎耻復土宇鎮遺黎奠沛百



志踰金石晚復際遇主義益堅雖天嗇其功使公困於讒慝  
不得卒就其志然而表著天心扶持人紀使天下之人曉然於  
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者而得其秉彝之  
正有君臣父子之道則其功烈之盛亦豈勝言哉公之學一本天  
理尤深於易春秋論孟嘗論易疏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一  
也兩儀三之也分爲二而七八九六之數成五行之象於是大著  
又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九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天地之  
中數也何以知其然蓋一三五七九合爲天數而天數不過五二  
四六八十合爲地數而地數不過五天地奇耦合之爲十揔之爲  
五十有五自然之數皆不離中中故變變故其道不窮聖人神而  
明之用數之中故消息盈虛之妙闔闢變化之幾皆在於我而動  
靜莫違焉中其至矣每訓諸子及門人學以禮爲本禮以教爲先  
公初娶楊國夫人樂氏再娶蜀國夫人宇文氏先公五年薨葬衡  
山與公同兆異穴子男二人長拭右承務郎直秘閣次拘右承奉  
郎公有紹興奏議各十卷論語解四卷易解并雜記共十卷春秋

解六卷中庸解一卷詩禮解三卷文集十卷推公忠貫日月孝通  
神明盛德鄰於生稟奧學妙於心通勲存王室澤在生民威震四  
夷名垂永世平生言行非編錄可盡謹掇其大畧以備獻于君父  
下之史官傳之無窮且將以求立言之君子述焉乾道五年秋八  
月庚子左迪功郎新充樞密院編修官朱熹謹狀

右張忠獻公行狀其全文僅四萬言工程急迫未能全刊故稍  
刪節然九公之大勲勞大論議大忠大節不敢少遺焉觀者幸  
察





